



疑耀卷之四

溫陵李贄閔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圖書生剋

有盛必有衰。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余於河圖洛書得之。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剋數也。一生一剋。天地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故河圖洛書相繼而出。天地之

情見矣

雲列祀典

雨以潤物、有雲乃有雨、據祀典皆有功于民物者也。古人止祀風雷雨而不及雲、豈以雨雲相因、祀雨即祀雲耶。至我朝始兼風雲雷雨而並祀之。又至世宗、乃易風雲雷雨之序、而曰雲風雨雷。以雲為首、祀是雲之為神。不知歷幾萬劫、幸遇我世宗始

大遇也亦奇矣哉

附徐司馬鑾議

易屯象稱雲雷屯。以坎不言水而言雲。明雲之氣。即雨也。嘗登高山。雲氣濛濛。然與雨無別。然此乃為雨之雲。如卿雲五雲之雲。又自不同。古人以雲紀官。太史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則昭代列于四祀之首。於義誠是。

不止泰山
然予嘗
於見之亦
嘗於曠野
見之

拜帖不古

余閱一小說古人書啟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爲之所謂刺也至宋時王荆公居半山寺每以金漆木版寫經書名目往寺僧處借經時人遂以金漆版代書帖已而恐有宣洩又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在宋時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其後

通謂之簡板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中遂製手簡紙賣之而竹木之刺廢矣今之拜帖用紙蓋起于熙寧也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盛嘗誚盧杞提三百綾文刺爲名利奴郗愔遣牋詣桓溫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刺何稱綾文又寧堪寸裂耶意東漢造紙後簡札之制已爲之

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柬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侈耳。其以金漆版代書帖。特取一時之便。倣古制而爲之。決非古制。至此時猶存也。若從前未有書帖。何言代乎。吳質答子建書。發函伸紙。文帝與劉楨書。獲累紙之命。此漢魏間語。尤可證。但其製止闊尺餘而已。今用七八摺爲全柬者。是後人積奢之所致。

予家藏永樂成弘
間此正法李公侃諸名
公手書多如楊公壽
製今時全不復觀矣
予曾見丘璠文天祥
真跡皆如此製。又見朱
勳卷張敬天呂東萊呂
夷簡等真跡皆相若
特繪緝較堅厚耳

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卽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面上紅籤。僅如筋。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卽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啟。而其字草書。蓋真跡也。今用副啟。聞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多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坡前定

星相又若有
驗

天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韓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已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畧同及南海謫還有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前定之矣噫與角去

齒豈惟坡公

佛經不真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辯唐顯慶中玄奘譯經帝勅于志寧等監譯有勅曰特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

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駿何異。

通家之稱

今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但汪彥章誠其子恪曰：自吾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爲後嗣計耳。豈可以娛他人稱通家耶。余思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小雅觀。然相沿已久。難於頓革也。

莫愁

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故金陵亦有莫愁湖。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楚之郢中而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及閱統志金陵故無莫愁湖是三異之說亦有據也。三

異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木衣冠甚古
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郢中倡女常
有自名爲莫愁者甚爲僭竇是以莫愁爲
女子其誤已久矣石城晉杜預第在今承
天府卽古竟陵也樂府石城樂臧質爲竟
陵郡時所作是爲荆楚西聲莫愁樂亦西
曲也今漢江西有莫愁村志云盧家女善
歌謔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

愁在城西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
唐人詩莫愁竟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連
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則莫愁爲楚女明
甚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
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
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之與金陵石城
之與石頭城又易訛也卽金陵有莫愁當
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

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俳優之輩多有以吾孔子為戲。至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有以吾孔子為戲者。賓客李至言。唐太宗樂府以此為戲。太宗答伶人以懲無禮。曾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敢戲及先聖乎。太子歎其言而止之。此戲遂絕。若李

不以帝王為戲律
有明禁。今仍戲之
者何邪

至者誠有功於名教也。

假葬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於土上。以磚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為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議晉郗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

吾鄉二十年前。貧而假葬者。有之。亦有不忍親斃入土。停棺三年者。全不信之矣。今亦甚。

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令衛瓘見乎。

建文還京

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嘗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菴與鄭曉吾學編同。

余意當以貴州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壇醮之始

僧道二流道士之名先見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隱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

今祈禱遍天下士大夫尤甚吾世不為之

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二人是時佛方入中國也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是設醮之法始于此亦周公金縢子路請禱遺意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非始於吳孫權也

地下有世界

西僧利瑪竇嘗謂余言天上有一世界地之下亦有一世界皆如此世界聞者多以為幻妄余閱酉陽雜俎有人掘井深已倍于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有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於怪而止遽令塞之是瑪竇之言亦似有據也

畢竟是妄無地下世界有無果有我之地下即下界之天上那有悠長耳縣使聞的喧闐之聲且聞車馬人物若是之甚也如隔壁三字用得尤好錯之甚此乃大眼孔人看的世界必定有世界恐俗人不信故你以此妄之

周禮大司樂辯

周禮大司樂所載大祭樂止有四音而無商音鄭氏註曰祭尚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此傳會於內事外事剛日柔日之說也賈公彥亦從之先儒乃爲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而不用余謂楚固失之齊亦未得也夫五德之運起於後世讖緯家周公制樂時未聞其語且司

馬史周武王伐殷時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故先儒皆謂周以火德王是木王諱金不足據矣宋儒又有言鬼神畏銅商屬銅故佩玉之聲中商律者不用尤爲臆說余不知樂第以樂志諸書細按其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太簇在少商調中者卽黃鍾之商也特用太簇之子聲子聲者正聲之半也故曰少商夫

五音之全易辯也其半而爲少爲子又爲變難辯也周樂奏於圓丘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於方澤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於宗廟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或皆自其正聲言之未及詳述其子聲耳故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聲者特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

似亦得之然謂更代易世俗樂不知改作如唐以上王不知去角而但因周禮亦闕商宋因唐制亦闕商此又偏信五德之說者也宋樂書注引琵琶如夢人授譜始有湘妃怨哭顏回二曲皆徵調近代俗樂原無徵調亦猶大司樂之無商也夫五音十二律循環相生原無間斷此乃天地自然之妙凡一律中既有正有子有變而十二

律之爲正爲子爲變者亦皆含焉一毫無
所增減乃可成律倘周公作樂果不用商
必且參差不齊豈能與黃帝之雲門咸池
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
叶奏一堂以供六祀哉夫六代之樂五音
皆全而謂叶六代之樂者五音有不全乎
故余謂周樂雖止四音而五音必無不全
之理卽其上文亦曰凡六樂者文以五音

矣又何疑焉古人文字簡要特舉其槩鄭
氏未及細詳遂謂無商而疑於剛柔之說
後人又疑於鬼神五德之說此皆強作解
事者也夫樂以象德也余聞之賓牟賈問
武樂於孔子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孔子曰
病不得其衆也又曰恐不逮事也又曰久
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周道四達
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商

屬金屬義屬言其聲明而敏與武王病不
得衆恐不逮事而舒緩以待諸侯之意稍
乖故周公制樂尚遲久而嫌敏急不以商
之正聲爲宮耳謂之無商聲不可也又嘗
退而求樂歌先儒謂欲知樂者先須識等
子今按周之樂歌載在三百篇者試以四
聲等子韻之則又專用宮商徵羽夫歌與
奏相合乃爲樂歌有商聲而奏可無商聲

乎故余謂周樂之未嘗無商也於此益明
獨角之一聲則樂歌始終不用此又何說
焉自古制樂者其五音十二律皆起調於
宮音蓋宮者五音十二律之君也周樂祭
天則以黃鍾之羽起調祭地則以太簇之
羽起調至祭宗廟則雖黃鍾爲宮而其起
調亦黃鍾之羽非黃鍾之宮也夫黃鍾爲
君律宮爲君聲起調卽無君而入調雖有

君又爲他音所役是尊臣而抑君也說者又爲之說曰羽水也周以木德王水能生木故皆起調於羽君弱臣強已兆于此周公聖人豈其智有不及或者天定之數聖人亦且安之未可知耳余又不敢以爲然也孔子之對賓牟賈亦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周衰諸侯僭竊又皆去其籍禮樂之制蓋殘闕不完復經秦火樂比禮更爲殘闕

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者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獻其書乃周官宗伯之大司樂也夫以數百年之簡帙出於一瞽人之手能保其無殘闕乎大司樂之旋宮不相管攝今太簇爲徵又復重出其爲錯簡明甚漢初諸儒尚能習禮而習樂者則寥寥無聞周禮一書多出漢儒手稍得其影響輒附會之大司樂所載必非周公當時

之制抑當時五音十二律其上下損益相生及四聲之韻與今或當微異後世以今人音律求古音律豈能一一皆合乎且上下損益相生其爲隔八無疑而先儒又有謂周樂皆隔五易律者是今人求今人尚覺矛盾况以漢儒求周制乎故樂歌闕角必別有義亦斷非五行之說若起調以羽不以宮安知今之所謂羽卽周公所謂羽

乎羅長源有言後世黃鍾安知非古大呂後世應鍾安知非古無射故姜夔議樂請各用本均宮角徵羽正謂此也然其稱爲角爲徵爲羽可見古人已備六十調矣故謂周樂皆以羽起調者余又不能無疑也或曰天地元聲豈以世代變易子謂五音十二律古今微異者此亦臆說余曰說則臆矣不觀之詩乎詩三百篇先儒謂皆可

被管絃者朱晦菴乃言三百篇中可被管絃止數章此既異矣先儒有以等子韻譜取三百篇字字韻之竟無一章合律者孰謂古今人音韻一一同哉夫人之聲固萬有不齊總之止有五音而已律且有八十四矣人之聲能有八十四音乎故古之聖人所稱聲爲律者止禹一人是自禹而外卽聖人之聲亦未皆一一合律也蓋五音

十二律既有正有子有變而三聲之中有老有少有次又有老之老有少之少有次之次故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也夫等子於五音亦足以盡變者尚難以叶三百篇具在之詩當漢儒時卽平上去入四聲尚未立而遽信其所傳會影響者謂聖人之樂果闕商闕角且以兆翳君也何其過信漢儒輕疑聖人哉余讀書不多讀樂書尤

不能多故臆說如此以俟知樂者是正焉

附徐司馬鑾議

古樂殘缺莫甚於今博士家絕不置
談况有能尋其聲數正其譌誤益寥
然矣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黃鍾
一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
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妣蓋調五
聲兼八音而有之其云祭祀樂無商

聲者則五氣不備高下奪倫安在爲
樂鄭氏之謬蓋泥于圜鍾爲宮以下
三段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
上文不同因槩疑祭祀歌奏皆不用
商而後儒附會其說引五德相勝益
增其妄蓋此爲圜丘方澤及禘祫三
大祀降神之樂凡祀皆有樂降神後
合樂而奏之三大祀爲重故迎神至

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注中所謂各以聲類求之是也其云本宮相生爲角徵羽有用有避者非也蓋降神之樂旣與六樂不同作者明取別義如圜鍾得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鍾輿鬼之分是爲天社坤之門戶故首奏以出地示黃鍾虛危之宮是

爲宗廟故首奏以迂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卽鼓鼗孤竹雲和之類亦與八音稍殊明爲降神而作矣若夫四聲無商如鄭註以祭尚柔商音堅剛不用推之旋宮之法並無一合朱晦翁亦嘗非之據晦翁說以爲此自四樂各舉其一如黃鍾一宮次太簇爲徵卽林鍾爲宮應鍾爲羽卽

太簇爲宮太呂爲角卽南呂爲宮之類然圜鍾一宮再奏黃鍾爲角係夷則宮又奏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俱在林鍾宮無取相生之次第又非音節之和諧其理終不可解卽朱說亦未爲得也愚謂聲氣之和生于人心符于理數樂律長者聲濁而高短者聲清而下宮聲最濁損之爲徵次清益

之爲商次濁又損之爲羽最清又益之爲角居清濁之中相生者一高一下相比者自高及下取唱隨子母之義三大祀者天陽而律純粹以精數奇而圓其知大始圜鍾陰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道和氣次黃鍾太簇姑洗君子寅辰始于一陽極于三陽陽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遍減一寸吹

之而和調俱含宮象天德也地道柔
剛含弘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
鍾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生太簇太
簇隔八而下生南呂南呂隔八而上
生姑洗四維之氣已備以姑洗律長
于南呂故後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
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
位成章黃鍾起于虛危其位屬子子

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
合和以應鍾黃鍾律之始應鍾律之
終四德無所不統立人道也合三樂
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以分祀
天神地祇人鬼其義甚著圜鍾六變
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鍾八變二
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鍾九變人參
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旣四律故音取

四聲爲義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不然則不成調矣然則剛柔五德之說不足深信甚明唐太常祖孝孫制有十二和其饗園丘以黃鍾祀方澤以林鍾祭宗廟以太簇旣與三樂稍別協律郎張文收乃復採三禮仍用園鍾祀天函鍾祭地黃鍾禘禘樂曲凡四又似

合樂不但爲降神之奏蓋古樂之亡久矣乃若宮聲起調于羽其說難明五聲中羽爲物以羽役宮爲以臣役君非其本義沈存中云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余意猶非之蓋旋宮也者卽潛宮也古人以其遍相生爲旋其實太和元氣潛行于十二辰之內黃鍾潛行于十二律之中無

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
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豈以尊君抑
臣故諱避之哉試推旋宮圖起黃鍾
宮至夾鍾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
奏一闕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
踰宮細不過羽羽上生宮音調不諧
故黃鍾以應鍾爲變宮收之上生無
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

以貞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訛以爲周
樂皆起于羽爲臣弱君之兆乎若夫
樂歌之闕角也三百篇之不盡協律
也竊謂作者當以意求之書云聲依
永律和聲歌咏樂章或朝廷所製或
太史所陳豈能一一盡中宮商在登
歌者自當隨律高下依律以和聲不
當移律以就聲如今之譜曲子句字

不同而調同况雅樂乎四聲七音等
子來自西域濫觴于李登沈約輩大
備于宋儒中間有其理可信者有甚
非其理而必不可信者可信者四聲
爲經卽一宮一徵一商一羽聲止于
四故不及角也七音爲緯則宮商角
徵羽半商半徵備焉古詩歌多四言
疑無角聲以此蓋四聲之虛角亦猶

三樂之藏商也以宮商角徵羽爲次
宮可含商以宮徵商羽角相生爲次
則角聲半清半濁行乎其中合之則
無不備矣等子必不可信者必字字
如聲乃爲合律或有聲無字至強造
字以傳會之或上去二聲相犯者則
一音別爲二義以活字爲上聲實字
爲去聲支離穿鑿沈休文自不能解

後人遵之若金科玉條可發一喙况
 欲以此定樂則三百篇不當盡付之
 祝融乎等子韻甚欲別著一論闢之
 樂律之辯不敢附于知者姑述其胸
 臆以請是正于大方如此

帝王簪珠翠

今制冕旒皆綴以珠寶獨不用翠福府畢
 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

以為疑及詢諸內侍皆云朝廷嘗簪之此
 亦有所做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珊
 瑚珠晉元帝嘗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
 爾

檮杌

檮杌惡獸楚以名史主於懲惡又云檮杌
 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
 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焉亦一說也

性既惡矣善知未
 來令人莫可奈何
 正惡之甚也不必更
 用後釋

雞口牛後之誤

蘇秦說韓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本國策
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縱篇寧為雞尸無
為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眾者從
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
據且於縱橫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
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晏安酖毒之誤

左傳管仲語齊桓公以救邢曰晏安酖毒
不可懷也余見一書晏安作燕安燕處堂
幕知安而不知危者燕安二字甚當今作
晏安乃燕之譌也因知酖毒之酖亦當作
鳩鳩乃毒鳥上曰燕安下曰鳩毒句中的
對後人作酖亦鳩之譌耳

鬻割雕字

爾雅什器象謂之鵠角謂之鬻一本作鬻

爾雅為是神
口後不惟無
解釋更難

犀謂之割一本作誰玉謂之雕一本作雕
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別有
據也

窖養花木

今京師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
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
晝夜燂煨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為
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

吾鄉風烈土寒凡南方
花木前世未聞養之
者近來種俱備特玉
園木筆未之見耳予
性愛梅近得數本於
之甚得法欲早開則早
開欲遲則遲開欲稀
欲別種欲肥滿則肥

滿可謂奪天工矣其
清香滿室丰姿雅淡
令人坐忘食寢且不作
名利想每飲新茗數
盞祇覺心神爽豁樂
以忘憂更不知歲月之
去來不知者目我為無
志懶夫梅花癖漢知
者以我為梅花主人討
便宜的男子且極花為
我之却病的丸藥愛用
不用

奉侍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言養
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即進牡丹亦是此法
計其所費工耗每一枝至數十金但在漢
止言覆以屋廡而已今法皆掘坑塹以窖
之蓋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
火氣俱半也

薺苓字相通

薺即苓字與蓮字通龜策傳龜千歲游蓮

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苓聲相近借字也
苓小草龜老而神其形轉小故能游於小
草之上若水中之蓮凡龜皆可游不足奇
矣又詩采苓以首陽之巔叶之是蓮亦有
苓音也

治亂甘苦黑白

以亂爲治以苦爲甘故甘草名大苦禮記
疏牽牛三點黑名爲三點白

牽牛有黑白
二種

介雞

左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羽爾雅翼作
芥其羽謂以芥菜之芥播其羽也必有所
據但未詳其義

鬱鬯之辯

古者釀酒以黑黍爲上其色必黑祭祀用
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
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其酒色黃而且流

動也今又乃以黃色爲酒品之惡者與古異矣又絕無以鬱草和酒豈其法不傳耶若酒之不和以鬱者又名爲鬯是黑黍之酒卽鬯也若加以鬱乃名鬱耳說文解鬯字乃云以秬釀鬱草是鬯亦可以兼鬱自鬱與鬯對言之則當致其辯耳

藹字辯

詩邛有旨藹旨藹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

草詩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調理之臣如藹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名亦有藹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藹綬與釋草藹綬同文羅願遂以詩之旨藹爲鳥與上防有鵲巢爲偶謂鵲善相地而後累巢若有驚懼則不累也藹善相天而後吐綬若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藹則似是屬草蓋旨與旨畜之旨相

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是鳥未聞可食
不應言旨矣第未得詩之善本以正之若
旨鷓之鷓從草其爲草無疑不從草其爲
鳥無疑今世所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
由辯之而諸說紛紛也

無廉耻做得尚書

長安中有一士人醉酒跨驢遇一八座於
中衢不下驢引避隸人叱之此士人亦大

相叱八座呼而問之士人生員也八座曰
既是生員當有廉耻如何醉酒撒潑如此
士人笑曰公乃無廉耻耳八座曰我如何
無廉耻士人曰若有廉耻如何做到尚
書一時喧傳絕倒因憶杜有道妻嚴氏嘗
以書與從子預有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
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此亦無廉
耻乃做得尚書之意也

孔子采詩不及楚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士語豈真南蠻馱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

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王耶

三十六奉朝請

陶弘景與從兄書仕宦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卽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余今將五十矣始作尚書郎仰望古人殊爲低首

詞人用事

詞人用古事多有錯誤者王介甫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長城之役乃始

皇非二世也

惡獸爲名

鑿齒乃惡獸名與檮杌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爲名未審其意北魏元义名夜义弟羅名羅刹夜义羅刹皆食人之鬼亦以爲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

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
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
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瘦胎之鬼也
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
尼女人恣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
意不真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
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楊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
北齊陽斐謂離係以墮墻填壑亂以枚置
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矣亦
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須作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美以
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居

京師別無所作止是乞俸寫書罪過多矣
基答潘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未審京師
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
通中間不無乖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
與慧整書天竺三國寶文製偽頌官商體裁
以入絃爲義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

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
乃令嘔餓也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
余不敢信矣

仙書皆僞筆

西王母訊上元夫人書云比不相見四千
餘年西王母答云遂替顏色迨五千年不
知所云年數如人間甲子耶不知西王母
者開闢之初卽有之抑生於中古也其書

佛經惟四十二張經
是西來其餘皆杜撰
是西來其書皆杜撰
是西來其書皆杜撰

乃作今人筆其僞無疑且上元夫人書云
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
暫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麻姑
報王方平書亦云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
暫往如是當往還便親覩願來卽去其體
裁相同是上元夫人麻姑書皆僞襲也

仙宦非共途

許長史穆精心仙學似非凡胎者保命君
嘗示以書而引漁陽田豫鍾鳴漏盡之語
以責之定錄君亦責其不卽寒裳乃知仙
宦原非共途今逐逐緇塵耽耽青紫猥談
玄學真癡前說夢也

陶淵明乞食

陶淵明耻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
詩曰出門拙言詞王摩詰與魏居士書謂
陶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

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鄙哉摩詰宜其
困辱於安祿山也終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道學可護短

王槐野與王立道書云傳言公今講學棄
去文詞不理此近代道學自護其短之巧
術乃公柰何效之此誠不易之論講學者
可以媿矣

姜維母書

楊用修纂尺牘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謂
其挂漏增至二十八卷梓成復搜得四十
條附之于後因識之曰今劉孝標陸澄為
之當免此元美自謂可無遺漏矣余檢晉
書五行志復得姜維報魏人書一章云良
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時
魏人獲維母令維母手書呼維以當歸譬

之故維云云此元美所未及收也

天問可疑

孟子言堯殛鯀於羽山殛者殺也屈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堯未嘗殺鯀特流放之而不赦耳又齊桓公以羣公子爭位身死不斂未嘗見弑今天問云齊桓公九會卒然見殺是鯀本見殺而謂之不殺桓本未弑而謂之見弑豈別有所

據乎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楊雄亦不能悉逸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爲之符驗事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爲然也此文既云原觀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爲一說當時未必相綴屬者原沉江後後人乃采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

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
舊作

元微之詩

元微之放言五章余讀之殊未見佳處白
樂天乃謂其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
前輩深於詩未有此作豈古人評詩止以
意不以詞耶

元白皆無兒

元白齊名且相友善白公無兒世皆知之
微之亦無兒世未知也微之整比舊草以
詩寄樂天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
與他誰

九歌

楚詞九歌實十一篇乃知九者非篇數也
或云九者陽數之極故陽九乃否極之會
屈原取以名篇自喻其不得志之極也此

亦有理

禹娶四日即治水

禹娶塗山氏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即出而祭人笑治水八年於外是新婚四日即有啟也

荆公不事修飾

王荆公未遇時蓬頭垢面世多疑其為詐居政府時侍朝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甚笑公不知也朝退同行

王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請一言頌之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為解頤乃知荆公亦不事修飾者疑其詐則過也

古今兩羿

古今善射必稱羿但有兩羿一在夏弑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詞天問注

古亦有兩扁鵲一在黃帝時一在盧國皆儒而以醫名者前有云莫愁此有兩羿皆後代慕前代而名之也

西北水田

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此非創爲說也。唐王建水運歌有云。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卽此意也。

詩文顯白古奧

典謨之文三百篇之詩。爲萬世詩文之祖。者以其古而能奧也。然於述事說理。又未嘗不顯白。若歐蘇之文。元白之詩。則一以

顯白爲主。殊無一毫古奧意。何以爲詩文

古無騎字

古人畜馬。惟以駕車。未有單騎者。故古經典並無騎字。至六國時。乃單騎馬。惟曲禮前有車騎。蓋禮記乃後漢書也。

露筋廟辯

今高郵州露筋廟。世傳有兩女子。過此。遇夜。一女入宿於人家。一女貞潔不肯入宿。

不可不信既云嘬醉
人又云食鹿見筋而
獨不能嘬一女子耶
况貞女可風何可恨
沒無傳也予先曾伯
大夫同守淮安時甚
為蚤虫所苦曾有
詩寄于家云其蚤
身俾嚼利且甚多
令人莫可當

疑耀 卷之四
宿於門外遂為蚤蚋所嘬抵曉露筋而死
余嘗疑之蚤蚋雖猛豈能嘬人至死此女
即貞潔亦豈能忍受此蚤蚋不自搏拂耶
偶閱西陽雜俎乃云江淮間露筋驛乃一
醉人宿其處為蚤所嘬江德藻北道記邵
伯聞露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宿為蚤
所食至曉見筋則今所云貞女露筋者乃
後人傳會以惑人也第淮揚之間俗涉溱

洧後人傳會露筋以為貞女夫亦有所風
耶

儒釋不必相援

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是周孔書
中自有釋教儒者何必談佛使周孔生西
方設教亦當如釋迦是釋教書中亦自有
儒教釋者何必援儒

宋王招寬

吾鄉病人假巫取
魂小兒有病以爲
失魂用其衣而招
之是其遺意乎
死後併無招之者
雖其家亦不免
甚可笑吾家代不
爲之

宋玉招魂爲屈原而作是時屈原尚未沉
江宋玉見其放斥愁懣恐其魂魂先已散
去其身不能久存故招其魂使反於身非
如今人已死而招其魂也

二王書法

二王書法妙絕今古大小想皆入神梁高
祖答陶弘景論書謂逸少書無甚極細者
卽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蹟晉梁相去

不遠而二王極小之書已不可復見矣余
謂二王書卽大如拳者亦不復見何也韋
文休曰二王書自可稱能未是書也此必
有說陶弘景又謂王逸少自吳興以前書
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
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任以後畧不復
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緩異呼
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

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乃知今世所傳
右軍遺蹟不知是真是僞但陶公所云此
一人竟闕其姓名可爲遺恨。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劔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
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
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
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

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
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
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
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
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
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
午巳未爲天上火以戊巳土蓋其上則火
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元

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概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余嘗謂官尊年至者多繫戀爵位不能自決。往往皆妻孥所從也。白樂天戊申歲暮詠懷有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

從史音務

分司計其時已五十六七矣。又云龍尾趨朝無氣力。又云老病傍人豈得知。以此光景而猶欲求分司不意此老亦爲妻孥所從也。如此其次章云更擬躊躇覓何事。末章云萬一差池似前事。則亦心欲去而不能自決矣。近代一大老年已望八。復以三年考滿臺省露章劾其不知引年。此老乃自疏罪謂忘其年。豈亦有妻兒爲從史耶。

今人併欲去之心亦無矣

笑

一笑
一笑

卷之四

四

笑

